戚少保年譜耆編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七

閩 嗣祚國臬纂
　緄嗣昌國集錄
　㢸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叅校

隆慶二年戊辰家嚴四十一歲
春正月上請兵破虜四事疏
頃歲島夷犯順臣待罪行閒幸賴廟謨制勝閩浙
底安邇以西北有警召臣還京聽用正臣立功報
主之日也臣束髮從征三歷邊境其情狀可畧而

言昔人云中國長技有五今乃一無足恃以故醜虜憑陵所至無敢當其鋒昔先帝馭將非不嚴綜理非不密而卒無裨益者以因循久而憚於更張即有奇謀不無顧忌一也兵食兩乏掣肘多而便宜難議論多而責效速二也臣謹以兵食器用賞罰大計條爲四事爲皇上陳之如言果不謬授臣以十萬之師假臣便益方其始集則寓兵於農畝而邊鄙莫窺其形取給於公家而齊民不病其擾其合也沿塗杜驛騷之害入陣成節制之師聯之爲戰則勝算在我而無失律之虞及其成功則張

旋自如而無不掉之患斯士氣日張而虜氣自奪然後分此十萬之衆以訓九邊九邊之兵強矣舉此以訓京營京營之兵強矣即布昭神武問罪匈奴無不可者由是冗兵可汰冗食可裁移修邊之費以養供需撤戍邊之兵以資訓練而買馬之費可省屯田之政可修非直強兵亦以富國一勞永逸之上計也次者與臣五萬使得一當匈奴令其不敢南牧還中國數十年之安計之次也不得已與臣三萬非敢必有功完繕收保以待虜來何有可乘因而擊之計之下也如以臣言紕謬令臣沿

襲故事所將不踰萬人而緩急無益於事臣卽不
自愛謂國威何惟乞聖明矜察施行邊方幸甚臣
愚幸甚一練兵今之兵外則九邊原設邊軍與入
衛民兵內則三大營軍與四省班軍也民兵敗而
徵錄班軍充平工作其邊兵則擺守邊牆夫擺邊
之說須駐重兵以當其長驅而又乘邊牆以防其
出沒方爲完策乃今守要旣無重兵其界惟恃一
牆相去數丈僅列一卒虜卽輕騎入犯猶不可支
況大衆乎第相沿日久如遽撤之而虜猝來誰任
其咎況邊兵志氣銷沮憚虜積威終不可化責以

成效不亦難乎其京兵則恃承平日久竄身豪門本業久廢非若國初百戰精銳之士也不惟渝浹難變抑且沮格不行外此惟召募一途而有家者多不應募其應者皆無籍之徒不嚴則不可用嚴則苦其不堪相引而去未見其便也求其可語節制者莫如父子兵可與共任者惟良有司夫有司分土分民親則父子尊則師帥邱廬墳墓悉入版圖兵甲錢糧皆可取給葢能制其死命而後可得其死力也儻不以臣爲過計容臣會同譚侍郎逼將強勁堪出兵邑分若干處備查才堪牧御不拘

科甲與見任廢棄相應邑令者若而人及臣舊部將與新訪堪任將領者若而人列名奏取赴京與臣等歃盟同心共濟其各縣令訪求境內豪傑義勇豫加優恤仍先調原練烏台兵一萬授以戰陣機宜期以半年入彀比時各縣政化洽而民心歸乃分撥各將領赴各縣同縣令募兵三千即以縣令監督以將領統之就彼依法訓練逼俟一年各有成驗乃調近京地方合練之由是分練邊兵九邊之兵精矣由是間置京兵與之習效京營之兵精矣如或不效臣干欺罔之誅況縣令監兵尤有

便益即有逃避在伍可以究其父兄在籍可以係其妻子召之集則不敢後期卒之歸則不敢生擾往臣練義烏兵即與該縣趙大河同事及赴台亦以大河監督故軍法雖嚴不敢逃避士心咸服而無怨咨此已試之明效也其各縣官不必作缺另委署事同軍之日照舊供職論功敘遷庶責成有定分無所逃而統體相維心亦無解也加以責專城社難以監征或每府以府佐二員總其縣兵或每省以兵備一員監其募練而仍嚴責縣官同心共濟為初集之計撫循室家於既調之餘亦一策

也一議食今臣以十萬請幸而聽臣所費不貲欲取辦於度支與內帑必不能給宜於練兵該省應解錢糧各給其半俟調集之日通計該省兵若干預備二年之食於解京銀徵足奏委二司官一員收押隨兵支給又將支過若干報部聽令處補旣免空虛之患亦無轉運之難庶爲兩便一制器夫虜之長技在衝突我之所短在不能用車然行之不效者制度不合輕重失宜或載兵仗而不利長驅或牿以牛馬而不能當鐵騎況無數萬之衆而輒用車是自斃也若臣所利用者首則戰車鳥銃

百子銃次則火箭珠筒次則藤牌長刀各負鐵背次則悶棍各帶鐵胄其製造不必仰給工部惟分行各省廣東出藤牌則造牌福建出刀則造刀浙江精鳥銃則造鳥銃戰車百子銃就近山東西河南造之即將各省歲造盔甲弓箭等停止改造前器一年之數不足預借二年三年或借布政司銀與撫按贓罰仍聽臣取舊用諳熟實心做事之人到京授以方略分投委發以彼省監司一人管錢糧都司一人管造局如無堪任另選諳習者任之造完即令押解赴營或不堪用各官盡產賠償必

不假貸則器皆可用而動有成功也一均賞罰夫
制勝既需羣策而功賞當及勞臣功成之日監督
二司及監造都司與監兵知縣各照所管分別輕
重不次超擢非大故不得指摘瑕疵致仕之日功
陞級俸支與終身仍錄其子姓其各省巡撫并各
該守巡及府縣佐貳一體論功以為共事之勸此
賞格也至於責成委任更乞勅諭吏部都察院通
行各官務同心奉國毋持異見毋敗本謀或姑息
小民視邊事如秦越或士既成列假勿攝以亂其
行或官能任事倡流言以孽其短有一於斯即行

參究或私授風旨故爲阻撓給餉不時訓練無效隨亦坐罪不貸其各縣旣有責成即有人言暫免一論劾俟有成績然後殿最之舉事干多官本難齊一故臣不患禦虜之難而患聯合協濟之不易也則不憚於喋喋者凡以是耳

二月以署都督同知入副神機營戎務

時家撤以閩帥應召趣入京比朝謁當發事會臺省議論不一而且部持兩端遂留京營副將顧京營士卒率皆豪貴寄養且咫尺輦轂下而未可以法治者於是營伍懈弛有年而軍旅偷惰成習家

歲乃訓嘗事者曰天下事有不可期之遇而循不可變之法遂致有不可化之人今聖天子繼新化理右武勸功千載一時不可謂非遇也然京營之制設自國初爲五將軍營後分三大營再後或爲十營或爲十二團營最後復爲三大營其營制各不相攝且二三其將實有深意存焉而未能以遽變也今京軍大半影射而且半多僱覓卽有應操在營者不過一時虛充營伍而已但知襲行陣之故套而不遵甲令之所諭也安望其諳吾訓練而入吾彀率乎此錮弊不除而軍政終不張者蓋有

以出然成天下之亹亹者其機在任事專而權不分也儻能重其事而一其權則漸洗其故習而更新之自能奮敵愾而勝驅馳矣又何約束之不可就而法令之不可行哉

三月著請兵辨論

時諸縉紳以邊事詢乃著請兵辨論略云今以數萬之衆馳突於原野如風雨驟集山崩河決一摧而至此胡虜之常而中國以爲必不可禦之勢也於是乘牆列守以爲萬全之策柰邇來邊形齒嚙軍士煎銷勢分力弱守愈不足乃就中掄各部曲

之壯者不滿數千隸於總督巡撫總兵標下謂之標兵用以備戰是毎鎮所恃以爲戰陣之具者數千輩而已故方賊之張也或守城郭或據形險或追送於百里之後或出沒爲趨避之圖待其星散刼掠之時乘其滿載惰歸之際得便則鵰剿零騎不便則有不明之功以爲贖罪之地此將領不得已之謀耳欲使胡虜膽寒心破一勞永逸在我亦當以數萬之衆堂堂正正平原曠野青天白日之下彼以此來我以此往短兵相接使虜大勢敗衂我則以精騎探之如此一番胡虜喪魂由此而罷

入衛開屯田汰老弱即乘隙塞上頭頭是計矣僉
曰此舉用兵幾何家嚴曰非十萬不可僉曰方今
所憂惟在餽餉若舉十萬歲費百餘萬金恐不能
從也宜以五萬爲計何如家嚴曰此亦小成而已
必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乃可當虜之衝突此則
教練之功不敢誘諸人也然目今足爲天下緩急
集事者官莫如守令兵莫如父子兄弟而父子兄
弟之兵惟守令可以籍召爲今之計應於河南之
嵩縣等處募足一萬眞保河薊等處一萬宜大廣
甯等處五千餘山東罷見戍驕兵另募田夫五千

餘浙江舊兵一萬餘以充教練可也或有謂募北兵是矣南兵恐不宜北用也有慮其不耐沍寒者有慮其魚米湧貴日給不足者有慮其不便於風沙與後日之難散者家嚴曰請言欲取南兵之詳可乎比年倭犯東南浙江軍門於數千里外調四方兵以殺倭浙人不堪為兵即有之輒靡於倭自某與今軍門譚公昔守台州共倡練浙兵請以三年為期賴總督不奪於方教之日用別兵殺賊以需其成至期具呈請職遂從此一無敗挫而四方所調之兵盡罷之凡某旌旗所至悉此輩收功某

馭此輩十三年矣且此此輩皆良家子弟俱有身家可聚可散惟恐其不留毋虞其難散況今糾集大兵北人爲多而北方承平日久軍法久未舉行初集之衆一旦加以嚴刑必有腹心爪牙以彈壓羣情此南兵之取不可已也況教練生兵必用條約告示兵愚卒也目不知書而告示條約不得人人盡習即主將耳提面命亦未必能信惟此輩與之共伍中日夕言之曰吾主將昔在吾土所以練吾者疾病如何恤甘苦如何同錢糧如何得實惠號令如何可信戰陣如何萬全賞如何而明罰如何

而撥人心轉移期年可格比之耳提面命加五倍比之條約告示加十倍矣且鳥銃一技乃戰虜長器北人不習北匠造亦不如法此爲南兵慣熟尤不可已者如得舊練南兵萬數先教成一營以爲師範分發舊日轂中材官以督北兵功省而效倍矣此論用兵與虜形如此然必得數萬之衆而後能禦衝突之虜於原野之間也乃若營陣器技各有制勝之法大都車步騎三者俱備而相須爲用故禦衝以車衛車以步而車以步卒爲用步卒以車爲強騎爲奇兵隨時指麾無定形也除車之制

度火器等項不贅論其戰法將車上爲女牆捍矢石且取輕便下有活裙以出戰卒如虜以數十騎挑我則不應或虜勢大至近五十步時火器齊舉虜近車丈餘步卒於車下出戰第一行卒持長刀用平日習法伏地向前主遠不離車五步車即隨步卒緩進而步兵齊砍馬足二行木棍打仆馬之賊只在仆時乘其跌落身體仰覆屈伸未得乃可著力三四行鈀鎗雜上以刺戳之如或力倦退保車內又用火器衝放一次將本營別設眞正勇將精兵平日主將馭之如子者三千更番乘勢如環

無端至於制營法操號令備器械此將事無論也僉曰操教之法是誠在將軍矣而目今在營之車亦可用乎家嚴曰近日用車者往往犯六敗之道某之所恃在能反之耳何謂六敗平日教場操演乃無利害之地從容中節便可爲用若臨陣生死目前心忙手亂毋致火藥自焚一也今以瓶罌火藥於別車平日習熟約以嚴刑此一變也往者用車爲守遇虜下營車釘於土不復移動以車爲城人避於中不敢出戰夫城之無人陷者多矣況平原車壁虜得聚攻巢薪踏犯欲火焚燎二也今用

車以戰行而不止步卒恃車出沒其下此二變也往車制不如法守則不能薇伍戰則不能飛衝三也今之制式外禦衝突內衞士馬戰則與士卒並進退則衞士卒之後虜聚薪則不及齊踏犯則不能近此三變也夫車如王道大用之則王小用之則亡往者之用車兵不踰萬車不過二百輛每車佔地一丈每面不過五十丈以五十丈之陣而當數萬之虜四面環攻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四也若兵止萬數用車不如用騎可戰可退之爲得也今用車必以十萬或五萬或數車爲一營圍加

小堡或數十車爲一營圍如十丈堡或數百車爲一營分而不離合而不雜各開馳道星棊錯綜高下厚阻佔地十餘里如虜稱十萬其實不過五六萬四面分攻每面不過數千彼分而弱矢石不能逾一面之車以及對過之背我面面足以制之如聚攻一面則諸營各以其便舉車而前即一營有失諸營可勝此則平日聚練一隅朝夕撫摩嚴刑聯束血脈貫通臂指相應一營勢危諸營協救此四變也或謂車戰宜平原薊多山險非車所利五也此執方而用藥者夫以地就車地不可移以車

就地隨地得便古法云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若使車軌不可方而騎不得成列此取敗之道矣但彼來此往險則共之以車禦險尤爲吾利假如此地可容數車則數車一營可容百車則百車一營可容千車則千車一營隨地爲勢分而不可斷聚而不可亂何嘗艱於險仄而爲拘方之器此五變也往時無制之兵人各一心號令不明畏敵而不畏將只靠一車之用使疲兵而恃車用命乃必敗之道六也今練使各兵萬人一心上下同欲畏將而不畏敵直有短刀地鬬必死之心敵愾之氣

但恐虜騎衝突勢不可前藉車導引以前耳是旣
稱爲戰車必用之而戰此六變也或謂戰守當并
論今薊山川險阻能守而使之不入不更愈於戰
乎家嚴曰兵法全國爲上守險正全國之道也薊
莫善於守但邊地縈遠偏裨而下分守一區咸百
數里未必人人皆才且數丈一人卽岳家軍亦不
足當萬眾聚攻之虜而大將一身不能遍及總隊
咸輕何以制命所以教練車兵爲固守之計也聲
息未至則移車近地移兵乘牆據墬而守萬一守
不足恃而復無重兵良將以備戰任其衝突則無

策矣況今履霜之形衣袽之戒薊邊守在腹心宣大之虜住牧境內山而侵踢陜斷懸城遼當凶歲之後行伍未復虜席二百年生長之盛勢必爲患於中國可無練成節制重兵一枝以爲緩急之備哉今以大議未決乃不得已遂以募兵一節權爲上策而又出中策欲某節制四鎮而仍聽命於制府就邊鄙之見伍入衞之戍卒從容教練轉弱爲强嗚呼上策必以十萬計練爲遊兵隨賊向往五萬之議計效竟得中策加就中補偏救弊恐終落舊套矣豈知練兵數萬充遊兵破强虜逆待之誠

難但虜之强固自若而我以因循積怯素未講戰自諉於不可爲此某所以竊敢有請也儻蒙矜念邊事大賜振刷欲聚兵則不知有擾而無意外之慮舉兵則循軌返籍而無難散之憂堂堂正正所向無前事易而功倍爲國遠謀一勞永逸若竟求上策則愚疏十萬之圖乞留意焉

夏五月詔總理薊昌遼保練兵事務節制四鎮與總督同

勅云薊鎮切近京師擇將練兵允乃要務茲總督譚綸具奏以都督戚某總理練兵已經議允朝廷

以爾素有威名今特命爾總理薊昌遼保軍務自總兵以下俱聽爾節制其餘文武大小官員俱不許干預阻撓爾須殫竭忠誠兼施謀勇務俾醜虜遠遁疆圉永安云

移廕俸授介弟

先年以閫功廕千戶叔心欲之比已爲叔入貲成均知叔欲從戎遂以世廕俾襲之而所授貲不問也是年叔領沂州總備以清苦爲言復以二品及一品俸以佐其官聽叔支者十年暨叔任偏裨始以俸歸己

條上定廟謨以圖安攘疏

疏云前條奏請兵疏內臣已將兵食等務列爲四事上陳比因眾見不協該總督譚侍郎已擬二策上策請兵三萬中策加臣總理訓練薊鎮見在之兵十枝分屯密雲遵化三屯中營屬之總兵左右以參遊領之仍召募浙之鳥銃三千人以爲倡臣愚以爲今之稱上策者亦權爲遷合置乏之計耳他日所就僅歸中策備就以中策施行不過因食料人補偏救弊他日所就又爲末策矣況承平二百年來虜之齒日繁而情日驕中國之兵久弱且

政弊多端若復因循成套苟安目前惟恃邊牆擺守之規使將軍得以衆寡爲口實則零爲盡職而廟堂以兵食難處所望於將領者亦止於此此則當今邊將之所能而非臣之所長也蓋此弊之難破者由戰守之論不明堂堂之法未講虜焰之閒太張兵食之處無策未喻之謀難解也今欲使虜一戰而心寒膽裂須伐其所長彼之長在甲騎數萬突衝之勢若山崩河決而我亦須數萬之衆堂堂正正短器相接血戰以挫其鋒則就中非車步騎合用不可臣愚過計猶望從譚綸上策之請以

爲一勞永逸之計惟聖明察臣孤赤俯賜施行幸甚一總督欲於薊鎭見在標兵遊兵民兵達舍之內選定十枝付臣訓練分駐密雲遵化三屯等處專備截戰亦以資糧匱乏募兵費廣不得已爲此以紓目前之計耳但內有巡撫標兵一枝遵化遊兵一枝總兵標兵二枝雖可暫時聚練萬一地方有事及春秋兩防之期督臣撫臣不能共聚而四兵仍不免於向往則聚而一戰竟不可得若謂臨時聚合而虜勢風雨倏忽如或分犯諸路安能棄彼就此以圖合戰哉況臣訓練於四鎭之間非重

兵彈壓無以示威非練成教師無以分習臣既請重兵若取盈於一鎮萬不能空邊而付臣聚練也惟集衆於寡以分爲聚於九邊中各抽一枝二枝毎枝務足三千其見在薊入衛之兵則以改充聽薊鎮召補以充守計可得三萬仍於山東河南北直召募及京操軍內選取步卒三萬練成車步臨時設變又於用兵處所分置應援馬軍內調令合營南兵除請募三千鳥銃外再募取臣舊練經歷戰陣者七千共合一萬聽屬於臣居中團練而後乃可以常驅十萬之衆無論宜大薊遼隨賊向往

是每鎮有十萬之眾矣此上策也萬不得已於各鎮入衛兵內選取一萬五千爲奇兵於班軍及山東河南直隸募兵一萬五千爲車兵共成三萬南兵加爲六千充教師奇兵俱屬專統又加今議總督標下兵爲一枝總兵標下兵爲一枝巡撫標下兵爲一枝另爲三營兼行教練調合則有五萬卽使臨時分出鎮巡等兵而臣與總督一營常合不離可爲二大營分駐於東西臣駐適中之所如遇虜寇臣等外乘邊牆內恃車壁必使不入萬一邊牆失守致虜內犯臣西發可合總督大營東發可

合巡撫大營首尾相聯指臂相連賊勢稍衰可決
一戰矣夫增募南兵一萬歲費約十八萬而外衛
班軍十一不存三合無以其實存者照舊更番凡虛
名每名一年以兩月月糧抵凶荒難徵之數而解
十月月糧赴京南北計之豈直十八萬已耶況大
營教成諸戍可革而所費者又有所償也今自十
萬之議難行減而爲五萬五萬之議弗協減而爲
三萬三萬之募弗協始有今議亦不得已而遷就
者耳若虜逾數萬臣又不敢輕言正戰矣惟望計
臣十萬計與今中策之費不增半而功實倍誠爲

計之上者也一總督欲將中軍屬之總兵左右二
營仍用叅遊各一員統領一節誠爲有見但叅遊
官職與各營分管之叅遊勢位均敵若令部領則
事滯而難行若令節制則官同而不屬臣查薊鎮
舊規總兵外原有副將二員分札建昌密雲東西
總兵居三屯就中調度合無將左右二營加副將
職銜以便分任責成庶血脈通而臂指應俟練成
後再擬實守地方可也一總督欲差官往浙招募
銃手三千如蒙俞允請再增募殺手七千於義烏
等縣募臣原教用父子兄弟羣征之徒與銃手一

體給發而以浙之杭嘉參將胡守仁福之南路參將王如龍署事參將李超各領一枝仍以坐營都司金科福中路守備朱珏坐營把總胡大受及浙把總與惟忠隊子營分募之其各把總隊長聽胡守仁等於舊各總哨隊長內委用非臣忘閩而重此輕彼也去歲奉旨容臣帶募兵三千赴京臣恐一旦搖動有妨閩事俟到京奉有廟議另行奏取王如龍等皆臣昔所練習深知坐作膽勇俱足且臣用之則立功他屬之則督過益亦江南之橘江北之枳而所謂兵知將意將識士情者況閩中容

兵日少頭目尤多與鬬之行伍無所關碍乞取付
臣隨才督使如准募兵臣另開條約以便遵守一
各兵初募之日將領嚴與訂諭立以信誓三年方
得踐更休息其行糧船隻夫馬廪給等項乞嚴諭
浙江并沿途經過衙門同心合濟俾兵民相安如
有阻撓遲誤主客互競者一體責成罪罰均及一
新衛所以求實用伏思國家㕘養衛所者備有事
之用也自軍政久廢始有民兵之設若以此輩不
堪振作即當散其伍於民間而另圖兵農之長策
如今之召募與民壯未如不可如既不能用又不

能散而餽餉如故民何以堪爲今之計凡衛所官
軍武生舍餘人等有能悉知弊源暢曉時務者先
陳本衛之弊如何足伍如何足食如何可用及何
器技爲便人不必同而該衛印官取到亦具條陳
一冊將數册類於其後送本府本府將所轄衛所
取完共爲一册仍具本府條議一本呈守巡道守
巡將册逐一校閲某可行某不可行某言甚切而
格於時勢難行某言易行而不切利弊易出已見
類成一册上之撫按撫按又將本省有名武弁及
留心地方經濟文臣名取條議一二策聽撫按再

揔已見開之於前仍附原册類奏下兵部而部行
總副叅遊守備等官習知邊事抱負才猷者亦具
各屬見任并原籍衛所利弊一册候天下之議具
至請旨本部會同文武大臣九卿科道諸練總兵
數人集議各省衛不必同例而各以便宜議爲定
例通行者實修舉三年之內某言不效出自某人
如何責成某言効出自某人如何賞勸其一切兵
備叅遊都司衛所印官舉有成效者則於本地陞
遷仍兼前務一重武科以植真才夫國家武科之
設網羅將才之淵藪也雖求之之意甚善而實收

之太狹視之太輕用之有未嘗耳所謂收之狹者古昔文武不分隨宜而用自文武分而近有監生生員不許應武試之禁其應者非無知之農夫即勇悍之武弁不知文事武備原自相資如孫吳李靖之類著法立言垂訓後世而張李劉趙又皆文臣也即出身行伍貧如韓信岳飛文辯斐亹足尙即有宋之時尙通融不限資格惟今時武不兼文銜文不兼武任而將才日乏軍事日繆而不可爲矣夫勇悍之夫鼓舞之而聽指揮可也若夫調三軍而障一面豈徒勇所能辦哉且天下武弁子孫

除不知書及老幼優給之外堪入試者不過千餘
而庠序所遺又復有幾則勇者亦鮮其人而兩都
各省所舉才數百人豈能人人皆才勇哉國初舊
制太學生講讀之暇令習演拳棍無非求真才實
効爲捍患保民之計臣乞請開生員監生之禁有
原應武試者一體考選赴試但弓馬之技不足盡
其長而制變長才以耦射限者有之策論之辭益
滋其虛論而搴旗之猛士以操觚限者有之無惑
乎視之輕而人不之重也夫天下未嘗無才在作
養何如耳臣愚請自兩京武學外每府學教官裁

二員縣學教官裁一員選三次武舉充補而習武
生員俱付分科習讀各關射圃以習武藝除射外
學短技三件以上始收錄立為章程照民生由縣
府送提學考收作養每省僉書都司內撰以中武
榜而有文武才者一人專勅董其事每年出巡各
地同本道閱視該科之年會同學道如法遍考類
送察院聽候開科其三試之例於入場前提學與
都司先將赴試之人考為三等有文諳韜鈐武通
百藝者為上有真能多藝狀貌異常而少通文字
為二等其真抱韜鈐熟諳經書隨機應變能言時

務不習弓馬者爲三等場試之法第一場第一日試騎射第二日仍令各騎馳一解爲合式多及能險解者爲前列休息二日試步射合式者於再日各試刀劍盾戟棍棒等技多者爲上等如諸藝果熟即射不中式亦准收錄之列其比較先自舞次對較凡藝合式而不能文者不必入三場令候榜收錄其三等有文無藝者在入彀者只候三場入試一二場免進三場試題須以本省邊兵暨時務兵法將畧命之對策不許用繁文不循對偶看其處置畫策何如而所重在時務邊兵二篇餘策不

必拘其完場有搏知兵法諳習邊政而又多武藝者列爲通才則寬取之其僅能敷衍本地時務者照常擬取或能武無文及有文無武者俱嚴取之准爲鄉試刻錄進呈其總數准南北邊腹分多寡如會試不中式會三中鄉試者徑收選教官分任邊腹而計歲以考其成焉所謂用之未當者或三中式而無所事事或中會試散歸而竟成棄廢或發赴邊方不議責任名爲贊畫而束手坐食亦何取於科名爲也合無定擬選法於會試中分爲三甲一甲三名徑陞遊擊都司先與緩邊試之三年

有薦則改衛邊有功不次擢用二甲文武全才者發各省軍門充中軍千把總之委不許空閑其有藝無文者發充領把哨百總其文優藝少與中三科年少者選巡檢與管操之委夫巡檢職雖九品章則方印弓兵百餘爲百夫之長而國初之寄欲伺制衛所地方之變徑達京師其寄甚重以重任而委之老弱吏書誠宜通變如改任武舉彼既負科名又値少年而筮仕必不苟且自盡入仕後能教練弓兵百人有成效者巡按保舉六年徑推把總守提臣又查武舉選巡檢原係舊制因分卑婾

擬爲所鎮撫今當以鎮撫爲實職以巡檢爲見官准與縣官表裏聽府節制其任內所轄一方地方保甲練兵之事責之本官仍照武職考滿之例巡按覆命薦本兵紈袴世官不經科目者果有奇能異行方薦錄敘用其納級人員止令帶銜差操非有斬獲功不許錄用夫百里寄命六尺託孤必曰君子況疆埸之責三軍司命之寄而可以賄賂進紈袴子任之乎

呈修各路邊牆

薊鎮十區邊寨山林陰翳川河深險胡馬大隊難

行防禦似易為力而一夫所守千夫莫過之處甚多亦有懸崖峭壁不能攀守止用瞭望者其平川曠野有數可計將士各肯用心實修肯綮列雉而禦無需內戰之憂矣奈何具空言於尺牘寄耳目於虛文自撫臺吳公議修牆起至今止十年每年春秋四月每區約有萬人又加官帑雇覓民夫遞課其功宜成金湯之險也乃每年修守每年賊入大虜不犯則已犯則如蹈無人之境何也雖曰守城以人人之不力金湯謂何然人亦以險固設險為虛人何由守衷由修查俱無實政非議守者之

爲無策也即今淸露既降潦水漸收爽氣宜人霽色在野主客士馬俱已到邊請乞本部院通行各路主客將領務督各官軍嚴加修守將軍士分班計工每日作息以日出入爲限各以數百人成聚即於百人所守之內修之各照前議於城身下遠不過五尺修築偏坡不必陡峻惟以人馬不能援上爲式其邊牆亦因舊擬院所築爲式薄者加厚低者增高照常每旬一報如修一尺則工有一尺之據成一尺則牆增一尺之高不過二三年則金湯勢成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在是矣其與入犯之

後關力平原以短角長利鈍自明然矣

預定策應兵馬

密雲地勢適中有警東西分應而標兵營左右二哨弁馬兵哨營較之中東二路其數已逾但馬步須收之中營以備追奔出奇而分營堅壁必恃車步今馬步數目相均內則齊集外則疎虞必得車步兵四營以二包一而馬處其中斯爲萬全之策也除石匣二營外須再增二營乃合營式候浙兵三千到日作一營尚欠一營以足四營分列左右前後四面而以標兵左右二營收入中軍以爲出

奇制勝之用分則可以乘牆拒阻於未入之先合則可以劄營團戰於已入之後是奇正互用兵威振揚不可犯之勢在我居然一路之長城矣

添築黑峪關重牆

曹家寨黑峪關去岔道僅四十餘里最爲衝要外爲霧露山雖稱險絕但賊計奸狡每每專伺險山不守之處以步虜潛入奪我關城析放大衆入犯此其故智也而磨天嶺墩至黑谷關僅數里而近其山俯瞰邊牆如注坡然正我所不意之地實虜計所必逼之塗也況牆內形險天成逐牆可禦而

當時經略者非見而故遺祇緣偏僻足跡未到耳除舊牆仍當守禦不動外其應添基址隨面揆將蜂窩石墩起至內烟墩止另立重牆一道高足二丈濶足六尺牆下劃偏坡一道務深二丈原墻收險并修偏坡牆外三山之頂各添墩臺一座以阻絕險處庶設備詳密而萬全之道得矣

督發標兵更代邊軍收割

一竊照石匣營下官兵原有開墾公田布種已登近以督發防秋悉皆赴邊未經收割旦夕霜雪催殘或有警報狼籍是以經歲勤勞棄之無用萬一致

資盜糧尤非淸野之法況邊關寒苦軍士艱難兼泚之給委之暴殄物爲可惜人尤足憐今將本府標營兵七百名撥來代出石匣營軍士速回收割俟其工役收畢赴邊而後撤標兵以歸原伍斯防禦自無間隙而收割亦不後時矣

冬十月上練兵議條奏七原六失四弊疏

一邇以北虜跳梁言官建議荷蒙聖恩召臣至此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膺此希世之遇不揣妄謬恭懷短疏竊欲請兵十萬練成節制之師問罪虜庭一伸中國之威爲國家一勞永佚之上計也尋該總

督侍郎譚綸上言邊事以臣為總理輒蒙俞允責以訓練薊之邊陲臣於是單騎赴任由夏及冬黽勉視事已幾八月其所以仰紓皇上宵旰之殷副有司明望之厚申共事者驅馳之義此其時矣復何忍爽其心志寄漏舟而背溺巢炎棟而待焚哉特借以軍務之狀別為數端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而繼以邊事可憂之勢因形戰守之宜撤為皇上陳之何謂雖多亦少夫今之憂薊事者不過曰兵不足食不足耳以臣計之見今薊之主客兵將及十五萬除客

兵數分之一乃不爲戎而爲匠且畫廝役供辦等
項而荷戈者纔十之四五有時點閱暫執軍器以
應名平居練習悉恃將領以偷安惟老弱之卒赴
邊其冐名頂替朘糧肥己者又不知幾何所謂雖
多亦少者一也緣邊郡邑遞驛而經由者莫不
資其夫馬郎查盤査邊督工差委絡繹不絕則營
堡關寨儼一驛遞傳舍矣至如架砲守墩失夜守
垛應援等兵一遇諸司並臨撥充夫馬猶且不足
所謂雖多亦少者二也各關寨相去有百里者有
二三百里者遇賊入寇上司調遣不計遠近不約

程限將領畏恐督責捲甲疾馳瘠人瘦馬喘息無暇豈能禦虜況一時不能遽集所謂雖多亦少者三也各省班軍四萬有奇到邊則分守於各區將領留於鎮城回則聽其散漫惟入邊始一識軍面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張空拳而無裨實用所謂雖多亦少者四也步兵不能趨急馬兵臨陣皆舍馬藏於林藪即人控三馬亦占軍一千不得向敵況又多不在軍者所謂雖多亦少者五也厚養家丁而以營軍充其役駛其馬且聽其騷擾朘軍食而供之家丁盛則軍心離矣苟能使軍爲家丁其力

孰眾所謂雖多亦少者六也薊十區延袤二千餘里每一垜二三軍守之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險不能犯之處止需墩哨守望而併軍於衝所則何患其寡哉所謂雖多亦少者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賊至牆必肆攻打我兵亦乘牆角力而後能守非平日號令嚴明孰肯用命不惟戰需練亦必練而後能守此不練之失一也守險全恃火器乃悉皆拖臥塵土間叩之則云俟報警方給問其用咸曰不能此不練之失二也十區軍皆土著取而練之誰非守哨乘此不講遠求各省竭力入衛之兵

此不練之失三也入衛之兵因循日久該省既無暇於教練而戍地復嫌於非屬縱手足精强而器具不精號令不習此不練之失四也順天八府班軍民兵於衛皆土著之選教之未必無用乃以四散眾而委之於不教此不練之失五也練兵者將也今日用將以勇爲上夫勇一人敵耳未可與言練兵也此不練之失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以火器言之一銃數子腳踏銃而發惟求分數不念臨陣之宜否甚而一營之軍以十分之七充銃手不知五兵以長衛短以短求長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一

也三軍之事鎗刀鉤棒皆有用法他如司金鼓者亦有起止緩急之節今皆置之不問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二也今之懾虜者火器耳然惟邊銃快鎗二者且製造不精放演無法外此則弓矢耳夫弓矢不獨於虜且虜堅甲兜鍪矢不能貫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須求經練之人始有實用苟或用私智以取予任喜怒以高下皆虛應故事耳所謂雖練無益之弊四也何謂邊勢之可憂夫薊邊天險所貴在守而有不能者區軍不練邊軍多逃入衛客軍牽制於馬在彼窺間

無時在我乘牆有限萬一虜中有謀如譚侍郎所云深入而久住禦之不能驅之無術此皆我坐積弱彼成積威及今不大為之計將來之變有不可知者何謂因形戰守之宜薊鎮之地有三等平易交衝腹裏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內地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莽蓊蘙邊外迤北之形也形勢既殊而因形措勝之法亦必各異況虜馬入內地聲勢聯絡志氣精專筋力平原固未逆覩而兵法有云未定可擊又云出其不意每胡騎初臨我邊山谷崎嶇騎不成列首尾不顧此非未定可擊

之時乎及入犯內地擄掠已厭滿載而歸無復部
伍此非出其不意之時乎當此果有練成步兵萬
數乘之茂有不勝者而虜入平原莫過車戰在近
邊莫過騎戰在邊外莫過步戰三者俱備遞相為
用然三者中又惟未定與不意為可勝而西北邊
兵素習於馬未嫻山谷與林戰之法臣昔在南方
倭俱巢重山疊險密林深谷而浙兵俯攻仰鬬無
有不勝此臣躬試非臆說也即使其乘牆而守亦
惟浙兵而守可固何則南省邑城高不逾丈厚止
數尺復無壕塹偏坡之險賊動以萬數圍之且烏

銃發無不中呂公車高逾於城而以浙兵千人守之累月不下今邊牆既高臨下復有偏坡雜以品坑使以浙兵守之未有不固者至於鳥銃已調到三千分發防秋伏望勅下廷臣博議再於浙兵內取殺手三千鳥銃三千或於西北招募新兵或就薊鎮摘取見兵即不十萬亦須有馬足五枝步足十枝專聽臣統練與薊防無礙俟合練成凡遇春秋兩防臣將二萬分布相近乘守萬一疎虞致彼突入臣即逼行聚合截殺不惟薊省入衛之費而各邊亦免空虛之憂斯戰守咸備一舉而四利矣

其應用犒賞并修整兵車火器議於何項措處聽
臣取用乞仍將臣前開七原六失四弊逐欵作何
攻圖嚴督文武邊吏分任責成戰守並舉庶練兵
之寄不爲虛文臣又竊惟邊事本有可爲之勢但
其機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議
論擊肘薊鎮切近京都法令久弛弊痼旣深更
張未易流言混淆朝議紛拏故應區處振飭者畏
衆議而逡巡齟齬或施行方半人言偶乘首尾顧
忌實難展布易起嫌疑如蒙皇上允行臣築受成
鼓舞在於總督再乞監軍科道一員常行監督容

臣教練及期而用之未有不效者如以臣言紕繆
且力詆舉羸竟從沮格乃徒使臣沿襲故事乾沒
時流虜至則踉蹌而避死虜歸則捕拾以爲功臣
直贛無知識不能也疏上上下部議部咨總督撫
按會覆上當其議詔謂該鎮練兵事既經酌議停
當俱依擬行
分薊區爲十二路設東西協守分統其路建製車營
配以馬步兵而合練之
初薊鎮舊疆止有東西二區分爲左右二偏後因
虜犯多事始增爲十區既又減爲九區復裁爲七

區又立爲十二路沿華廃常家嚴乃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爲十二路時松棚喜峰山海臺頭四路皆提戎任事未設路將乃以建昌營遊擊改協守東路副總兵分理松棚太平燕河臺頭石門山海等處而以巡撫標兵屬之則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以一營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就近首先迎敵次則鎮營次則西協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以石匣營遊擊改協守西路副總兵分理馬蘭牆子嶺曹家寨古北石塘等路而以總督標兵屬之則當兩防之際俱

赴密雲合練而後以一營駐密雲一營駐石匣以
備牆古石三路之警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
則昌平次則東路協守各標兵以次而至其本鎮
營標兵則駐練三屯當兩防之際俱在鎮以備馬
松太三路之警先則馳赴截擊在東則東協在西
則西協各就近者先迎敵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
而至仍每路設一將領各統兵三千餘人舊兵不
足益以新兵犬牙相制以爲犄角之勢凡遇調遣
每營路各以騎將各將騎兵二千先馳赴邊拒敵
兵車隨進至本路各要口拒截以待接戰其各路

策應及各鎮入衛之軍次第前進皆以調兵文到爲始違期者以逗遛論其器械舊可用者更新之不堪者改設之原未有者創造之若藤牌長刀鳥銃神鎗火箭佛郎機虎蹲礮六合銃百子銃等器皆禦虜利器仍遣教師於各路訓練設專官督之又立車營七座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巡撫標下一營駐建昌遷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駐石匣密雲薊鎮總兵二營駐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昌平比攻戰用之環衛一則可以東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摧

來無計可避我得以展其所長實爲禦虜之長策此車之堪用一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以車爲正以馬爲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此車之堪用二也車不費芻糧兵不用甲冑省費而不貲而車中馬步以車爲蔽此車之堪用三也往虜入內地四散摽掠莫之誰何今車兵與戰虜既不敢分掠又不敢久住此車之堪用四也薊昌地勢險阻車利扼塞邀截使虜失利當有終身之創此車之堪用五也今議每營置車一百二十八輛輕車二百一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一十六

匹馳不鍚之飛騎運有足之長城且馬有從容飲
秣之便而人無挑濠決塹之勞每車噴筒十二把
火箭一百枝佛郎機二架每三車間以大銃一門
其車兵正隊則以左伍三人管左機右伍三人管
右機兼用右刃大棒而協以鈀發火箭二人爲正
兵又鳥銃四人兼長刀牌鋭各二人兼火箭爲奇
兵車中列以馬隊其左右伍首二人俱爲鳥銃手
兼長刀其次二人則爲快鎗手再次二人則以鋭
鈀兼火箭又其次二人則爲夾刀棍手又其次二
人則爲夾鎗棒手其棍棒手仍各兼弓矢而分部

按局以練其銃爲其輕騎殺手則每隊弓刀四人鈎鎗兼射又四人而鈀兼火箭又二人則計司定局以當其戰焉其步隊則左右伍長各以鳥銃兼長刀次則快鎗二人再次則藤牌二人又次則狼筅二人更從二人則鎲鈀兼火箭而每隊則樵蘇一人從於其後當戰時車環於外馬步援兵貫之於內而營外復連以拒馬鎗鋒刃外向不必挑濠而濠之險在我不用依城而城之勢在營況以火器更番乘放殺手三疊出追則步騎遞用而出奇無窮且戰且前而虜自不支矣

附錄戰車正兵隊式

車 狠機 狠機 狠機 火箭 舵

正 狠機 狠機 狠機 火箭 工

隨車奇兵隊式

隊 鳥銃 鳥銃 藤牌 鈀箭 火

長 鳥銃 鳥銃 藤牌 鈀箭 兵

凡出車迎敵除正兵隊先在車內供役外其奇兵隊仍聽令擺鴛鴦陣備戰

戰車　　輕車

圖　圖

戰車圖只用向外面一箱側偏箱車也

馬兵隊式

隊　銃刀　快鎗　鈀箭　棍矢　棒矢　火

總　銃刀　快鎗　鈀箭　棍矢　棒矢　擔

輕騎隊式

隊　弓刀　弓刀　弓鎗　弓鎗　鈀箭　火

總　弓刀　弓刀　弓鎗　弓鎗　鈀箭　兵

步兵隊式

隊　銃刀　快鎗　牌刀　狼筅　鈀箭　火

長　銃刀　快鎗　牌刀　狼筅　鈀箭　兵
列陣照此凡出戰於銃鎗火箭放後即牌為一層
筅為二層鈀為三層長刀為四層鎗棍為五層

十一月頒條悉遵弊巾諭將士只共圖補報檄

籍照薊鎮地方拱護陵寢鎖鑰伺所以保障萬
年根本之地如人身之頭目腹心是也本府猥以
武弁庸流叨承聖明寵渥愛茲重委日夜兢惶職
在死綏分當裹革殊惟虀粉庶孽消挨然徒損國
威無益邊事又本府之所深懼也但本府久鎮南
方仰仗天威廟堂籌畫碌碌因人得少建平倭之

績而幸成定閩之功然倭盜情狀與虜不同南方山川與北殊絕本府十五年前歷成薊鎮而今日事體即求之往日亦難比論不能不深望於同事二三君子本府雖極謭劣然於虛心受善克己開過二事僅可自信儻如一切施行未當願諸同事直言無隱今照薊鎮司偏裨之任者如副叅遊主客幾三十餘人境內守提等官職居方面者殆以百計主客官兵通計十五萬有餘使諸將一心士卒同力五夜之際清明之氣在躬良心之萌無染彼時但加思省食人之食事人之事念念在公心

心慮賊卽因其半足抗强切今卻不將心思念慮日用功夫於此處作用卻於妨功妬能彌縫掩飾延挨偷惰等處把些精神念慮都費盡也如慣使假銀之人專賣假貨之商哄不識貨者不辨銀水者僥倖得計不思遇有識者底蘊盡露魂飛神喪銀不可用而旋及於罪貨不可貿而立虧其本卽如將官支吾目前希圖幸免不過畏人怪謗惹人議論至於罷官革任提問已爲甚矣較之不幹實事坐視廢弛倉卒虜入動干失機祖宗汗血掙得一官付托子孫期傳千百世與國同休一旦盡喪

孰為重輕然不惟不忠又且不孝如此不忠不孝之人安得不買奇禍是天意亦不肯輕放過也歟年以來屢經虜患節該部司科道條議督撫按關方略振飭多方極力防戒而竟未收成效者何也緣各將官凡遇一例之出一事之起就例隨事必生一弊以為支吾之計以此凡於上司言問剳示唯唯奉承悅顏順志甚至揣摩將迎惟顧一時之喜一事之稱再不顧言論非宜即成人之過舉又誤人之實行因而誤朝廷邊事並誤身名所謂且顧眼下受用便屋上火然又再作計較此邊方之

熟套而今日之牢不可破者也至於追避責成動則曰文法拘定也錢糧不足也掣肘難行也縉紳作踐也夫此數者未必全無歸怨者未必無因但木必自朽而後蟲嚙之人必自疑而後讒入之家必不和而後侮乘之如謂文法拘定所拘不過中人以下之質苟有眞正幹事念念在公之心敵愾報主之志者抑且矢必以相敬將見破格付托於爾惟恐不肯擔當又豈掣汝肘爲何用哉如謂錢糧不足則歲費百萬抑誰用去非無士馬之供而已夫國法在於食功未聞先事食志如謂縉紳作

踐却不思經年教練徒費國帑及有賊至仍蹈無人之境以有限之供塡無窮之壑又復調取防邊客將客兵爲伊入衞不知爲地主者有何顏目與之馳驅共事也但緣邊迂長軍兵希少所謂挾泰山以超北海非不爲也是不能也勢不得不藉調客兵柰何年來客兵之狼狽與主兵無二不惟主兵將領所當深愧且逑客兵將領亦可俛首矣夫欲軍士之堪用在於明節制明節制在於正體統欲將領之作氣在立紀綱立紀綱在於正威儀爾今將領其在應當直聲正氣之處却爲逡巡畏首

畏尾之謀卑屈過恭之態求悅於一時圖遂其貪饕倖免之私無所不至及武弁同儕之中如所官之於衛官衛官之於守提把總守提把總之於叅遊等而上之此正一節制一節練得兵殺得賊之所係也卻肆抗傲欺凌絕無相承之念不顧同舟之誼言庸行違肝膽楚越誠所謂家不和而招人之侮也是誠自己作踐非他人作踐也誠使人人倡士君子之行讀書明理有見知方一時兵練得成馬調得熟器械堅利人馬強壯遇敵聞鼓而奮馬到成功將見愛之如掌中之珠矣何至傾覆為

完

念而輕相擠陷也哉至於軍士人雖微賤其所以稟賦此良心與夫知覺痛痒甘苦好惡自庶人以及王侯一也身爲裨將便忘士卒之苦身爲大將便忘裨將之苦下逮士卒更爲懸絕而且驅士卒之命爲已立功免過之圖攫三軍之勞爲一已之有而御使其顛連無告若累莫伸已厭粱肉軍受糟糠欲軍之效力得乎夫軍士之心至愚而神亦有惠不在金帛而威不在形戮者惟以心感心耳今肯用力於此者誰耶再照行伍軍士受保障之賚未聞能一戰御虜以報朝廷以答民庶甚至調

數千之民兵爲爾牆守殊不思祖宗建牙之意所以設汝沿邊望出死力禦外捍內以保障居民故出民膏脂以養汝身家今卻使殺賊者民也供殺賊之人又民也汝不保障民亦已矣又復使民爲汝保障其薄於責己厚於望人卻欲上官待以崇禮厚給饋餉無是理也又有一等不揣己官軍難之曰民兵月糧甚厚軍士月支一石所養厚薄不同何以能勸我等盡力乎殊不思民兵雖當兵日久無過一二年之外甚至受工食不及一兩月而即有遇敵陣亡者比之汝等自祖宗豢養到今較

民兵二百日之給固爲少總計二百年之積則一軍之身約有千數比於民兵領工食一兩月而陣亡者其數誰多諺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汝不以一身替二百年內七八代祖宗答報國恩乃與民兵爭一二年所食之多寡可乎譬如人家養猫謂其鼠爲人害養以捕鼠也是人家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則朝廷縱是積有餘糧必不養不戰之軍但有人心豈不各具此理良心發時豈不知上負朝廷緣爾軍人微賤分散各方既無敵虜之器以恃而進又無推心之感以敢其勇練之非法練亦

徒勞況於不練以當强虜無是理也强弱不一人
心不齊勇者徒有關心無所著力輕生陷陣祇能
盡其一身而已何益於成敗之算哉況强虜動則
數萬我兵如圖堂堂正正一舉必破格鼓舞嚴法
聯束深情固結百器俱備堅利足恃思有以制虜
之長而各將士不奮然思作又將誰諉朝廷養士
譬如父母之育子弟可謂天性極親極愛者矣家
業遺之受用宗祀賴之承嗣何所不用其恩然亦
必子孫成人可以保家業承宗嗣則父母益加愛
而不已設使子孫貪淫姦盜賭博悖逆暴横不才

即父母亦以忤逆棄之明明國法肯使汝列屯坐
食費朝廷糧餉而尺效不能收尚可望人之我恤
耶況邊關爾之父母妻子世居其土邊牆分明是
爾家園外一大牆關口即是爾家外門爾如怨修
守勞苦爾試看房門不牢園牆任得安否睡得穩
否爾之父母妻孥叫怨爾否爾只望將領寬些只
說十區二千餘里未知賊犯何處只管苦苦累我
做工修牆何愚之甚也爾只看一箇虎來吱人即
使千萬人都立住不過吱一箇去何故都走了正
不知吱得是誰使預知吱時是某人何用俱走若

預先知賊由何處來只須用兵一枝修彼一段邊
牆足防禦矣何用多也況將士平日嚴加教爾是
爾嚴師他日武藝精比較時得賞有賊時得功頭
日之欽就是你管叉養得家叉立得功只宜感他
不可怨他今本府職切總理練兵於爾將士教誨
之責益切本府雖初至地方未必盡知爾地方士
馬情狀其手足器藝雖南北不同然使之有節制
習號令正分數嚴刑名教爾知親上死長之義責
將士同爾甘苦體恤情私罷不急之累杜科斂之
門謹烽火遠哨探以情量情以心比心且無古今

豈止不分南北也但本府法令風嚴言諾必信人之危難損已用之事之利害以身任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係于軍令一出口必不失信嗟乎本府期闡聖道而不能願學豪俠而已晚別樣利害皆非所恤任爾輩危言危計決不為爾所動五尺之軀惟待釁事一著堂堂正正與虜一決必不肯甘下流以負君父知己以辱家聲以慚顏於爾將士也凡吾同舟者願共勉勵務要痛攻舊套懦立頑廉作新士氣以共圖厥成使士人視之為神明邊方倚之如長城斯戰守有裨實用而疆圉可保

無虞矣

存恤病兵

略云各兵遠來原爲保障地方不幸有病地方主家當爲調理何乃忍視仆卧當街於是風日吹曝更兼雨露侵傷情慘極爲可憫應着原歇之家領回調理或驅逐不容及調理不善致傷本兵者歇家抵罪

展修臺頭營城增臺頭營爲路

議練家丁

照得各路惟尖夜所養最厚各標下惟家丁所養

最厚而尖夜有出口冒險之危家丁則備前驅精銳之用者除各路尖夜已經編伍操練外其家丁不知操練爲何事緩急何賴今後各該將領即將家丁驅入行伍同操使武藝閑熟真能衝鋒破敵足爲三軍之倡方許收用如有功不次超拔兩防畢日仍調集一處逐名考校分別等第以行賞罰

議故兵優恤

略云葉兆瑞等跋涉遠來甫到邊方即爾身故而萬里從戎命喪異域誠爲國事情委可憫況此輩從征日久必負骸歸葬未肯委置異鄉固其舊俗

所傳亦其民德之厚也今以所條建事例註爲規
而恤死所以勸生亦鼓舞之一機也

議車營增鹿角

先時邊兵不以紀律營陣未有畫一乃建偏廂鹿
角戰車每營以十六車爲一司四司六十四車爲
一部兩部爲一營若添設手似尙擠雜行多稀密
擁斷蓋其勢也且推車與火器之兵已將地步佔
盡今議欲於每車兩合之間加加鹿角拒馬一架止
則架之兩空行則聯之車箱不惟輕便可移且使
稀密得宜前後不致擁斷高下轉折皆不相礙而

人行其中如在夾牆內更無隙可乘此下專爲殺手進戰退守之所是增車不用增兵即增拒馬之空而容兵出戰其勢尤便矣若車馬合操計振武一營之車內得空地僅足容馬兵一千欲馬兵六千俱在一營須二百輛以外列爲四面而空其中乃可相容耳如兩車之間無鹿角僅足容步兵而馬兵以二部布之於車後不惟擠密不可轉行奇正俱難設施而兵且身擐甲冑倘出車底爲艱甚馬兵本以獨操爲分數而附之車則車中不復設戰兵即以馬兵充之矣然車制偏廂陰陽合德三

車一局已屬難同今每日車爲一局而使之陰陽相合分數得淸行正得勢而一哨之車卽可答一哨之馬非用鹿角而不能兩宜也

上政府言兼攝事權

竊念職所以忘其卑劣而請力任薊事者有三以釣臺破格知遇於上總督爲知已憂焦於外撫院幸同鄉心無猜嫌以此不忍負恩不忍十五萬之衆百萬之食二千里天造地設之險目覩襲弊致悞國家付托一也職所以力請衆兵者緣料天下邊腹情狀竟不免職等嘗事故預爲收拾薊鎭

之名以爲報國之地二也職叨專東南幸成微績且謬談口耳之學每恨人無實心茲來乃結局之地故忘身忘家殫智極力以圖一展三也但入京之初總督軍門志氣甚銳近爲紛紛掣肘精神已減至於病作職甚憂之然使薊鎮之數不當振作不應職之愚遭際鈞臺之知而二三同志偶集於一隅將謂數當一振但每舉事即阻去夏及今無事不然職亦惑且餒矣如命職兼攝須先籌其偷玩襲套將官副叅而不徑行叅治一二以立威凡所用將領客職衙具職名或徑報部或送總督查

報則部體正而所用得人足以集事其無告之軍咨職更張一二事以收下心夫偏裨畏而士卒懷前陳薊鎮之事有何為者此耳此職所以忘其卑劣而請力任其事也但得展則兼攝有益於地方不得展不如仍舊之為得也

覆本兵請事宜

竊照馬兵薊鎮所有而入衛者所尤長也惟用申明號令嚴飭伍法更處器械此皆職等才力所能為者故竊不揣非遺之也車步之說薊鎮從所未有亦所未講故討論喋喋今之用車正為送馬兵

與虜見面耳馬兵得車方敢出入伸縮以圖一逞今車營每一百二十八輛鹿角六十四架用步三千五百人皆附車中除有空地方可半里正爲客刻馬兵三千於內蒙乐馳牆之諭正今日此中急務也近日榆木嶺之警車營適中漸進馬兵馳榆木乘牆急則當其鋒緩而車亦尾之前所謂練成者今成堵截之功矣職疏請兵而因及以七原六失四弊者何也夫薊鎮之事請兵尚爲第二義其七原六失四弊若於此中得一二反其道而改舊圖新可不戰而屈人兵即守亦無不固矣

選編車營馬兵

夫壁壘之間馬兵雖恃車爲固而緩急之際車兵必倚馬爲鋒凡遇過險及卒然伏起須先以驍將傾精健膽勇馬兵五百餘名出前列陣以過遊伏之賊以便車兵扎營而後更將兵馬通融挑選五百四十以充中部三司每司旗下量選次等一隊以充火器其左右二部亦須精健列隊俱爲臨時出奇之用若全勝則車營必不分其功或偶退卻兵賊混淆兩馬追逐之時決難撥營開車致使兵賊相亂所關不小應併行議定以免臨時有悞

禁約樵採

夫沿邊軍士既有採柴撫賞之斂又有買馬朋銀之攤竟歲修工月糧不給以貯百里負米粗糲不嘗實惠勞苦殊已不堪言之可為泣下然而猶且需彼出力採辦柴炭供我炊爨為勞更劇此心何忍合行痛革以後不許採辦加仍前指稱定行重治不貸

奏遣偏將胡守仁等往募南兵鳥銃手三千赴薊

附薊門述

憶從結髮時遠戍漁陽眡官卑分易盡常得竅韃

游倏奉天王命分符東海頭怒髮凌齊飈壯圖指吳鉤彈冠桑梓間父老慰且酬再拜謝父老黽勉展所猷薄言省繁役妄意振頹流遂得循例遷幸免覆餗羞乙卯入吳會倭奴正虔劉帆檣日無輝烽燹天爲愁徵兵出萬里吳兒何能謀乃稱練土著伊誰爲之籌撫募發越士交知苦相留轉盼蔚如雲士氣橫南州才罷遠方戍始減徵徒憂三年戢吳越乃及閩楚疇六年事閩楚五嶺興戈矛一時氛祲中躍馬更操舟狐鼠無遺踪鯨鯢能復裒餘黎旣復業殘邑亦遂收海波息奔騰山鬼絕啁

啾驅馳片心存至死那敢休方爲永安計海濱肆
探求遴卒與登籍旦夕慮巳周無何捧明詔油幢
移北壤假之曠代私謬叨諸帥長廟議閱秋冬未
能定銜鞅枳橘誠尼疑參辰竟殊象邊行歷艱虞
拊膺頻惻愴封章幾萬言激烈一朝上聖明不予
臯天恩益駢蕩開府薊門東復俾孤臣往至尊憂
時殷卿輔惜才廣護持過與兒信任鮮猶黨感深
繼以泣何從展樣莽抄存復行邊嚴風佝蕭爽柳
條青未回燒痕黑猶做擬策敵虜臺三千列塘墩
庶幾沙漠蹤一願在指掌天險眞尼乘天威益堪

仰巨工眇程期摅材吏鐫礎石澗深莫窮遥岑幾
萬丈聯臂攀復登丁丁振餘響于役困焦勞輸誠
靡捨擾道逢老邊卒白髮兩垂頤片言欲出口雙
淚條漣洏次第吐邊情一一三嗟咨羸卒當雄關
煢煢命如絲餉饟雖有常覊縻不可恢倉庾隔數
舍兩斛月所糜强者力負歸弱者易銖錙市賈誰
欲售竟爲糜人資舊積與新徵交併賍所司陳陳
恨相因循弊無已時厲吏時近關倉皇勢莫支外
以助虜奸內以邀重貽排意戕邏卒王制輒見縻
將吏畏脩書役增撫犒貫即辦職士膺莫逆猾虜

姿爰立樵採法以飾賦斂甚枵腹出關去目昏神
尤萎或返或見俘吉凶難預期哭聲應斧聲山風
轉淒其束薪未滿額公庭懼鞭箠侯門妻與孥對
語情弗持尚謂官家餉足療數口饑婦人處閨閤
那艱奚能知寥寥升斗間凋耗詎有差既均償焉
金充薪亦在茲溝壑立可待十戶九仳離晝夜分
乘城一卒守數陴落落似晨星跡遠闤附覊縻戕
蔴牛侵刁斗音空齊治險既艱難恃險亦傾危攝
工郎復停且逐使者馳終歲苦莫陳無能揚雙眉
士困每不堪邊臣尤失意俸給末或欺曷由章厥

志俯仰苟混淆曷由措厥事廉毅天降衷豈無平
旦氣濁水視清塵飛沈兩揆異嗟嗟佐吏威揚鞭
動恣肆道左貴驄蹄庭前愛狐媚由是裨校流上
及奔遊翟奔走車塵前屈體若僮隸恃操榮辱柄
睚眥立傾置忽蕭條倏為藩當路安得識傷哉七曜
明難悉覆盆翳主吏向不免詛服閭人衛將欲列
守障邊工胡敢廢將欲練備虜邊工胡能暨將欲
罷邊工戰守勢斯輕嗟乎塞垣將校殊堪傷閫之
悽楚徹肝腸於今滿服偏瘦瘠誰為窮邊獨沾裳
莫訝反覆還摧藏移撓呂梁馳太行古來人情元

靡常何況瓔簪鐵裲襠吾曹致身期飛揚不必尤人當自臧上勤國家十代彊倜荷戈矛臨邊疆旣無能賦退虜章復無計縛左賢王徒與斯世相低昂韜鈐未閑謀稻粱邊事日壞習日荒西北之匯嗟金湯君看歷代邊策長十六萬人俱戎裝不將筋力答吾皇方寸何安顏何光薊門老卒言非狂介予揮涕立斜陽浮生俄頃休迴翔努力人紀與天綱爲子死孝家之彰爲臣死忠國之良勿以余詞空慨慷千秋□□賜垂芳

十二月青山口大捷

長昂與董狐狸聚虜屯會州誅犯鐵門關董家口
榆木嶺青山口擦崖子等處家嚴帥部兵移駐牆
子嶺間譬郎統車兵策應於歲除日督兵馳青山
口用擂石弓矢鎗礮將前哨賊擊退遂引兵出口
擒斬大獲全勝卒使狠貪虎視之兇遂爲垂首喪
氣之虜盡棄鋤梆急奔青城谷遁去御史房公楠
題上捷疏云總理戚某策應星馳允協事機之會
指授機密克成保障之勛部覆聞風策應而大振
軍威督兵拒堵而克收武烈疏上欽賞銀三十兩
紵絲二表裏

附錄

家嚴自奉命鎮薊闔人思之家尸戸祝廣建生祠且不啻數千里詣薊請像者充塞於庭階至今香火益盛凡有事祈祝者更神應如響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七終